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表之五

同治元年壬戌三月甲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江蘇紳士駁北鎮等呈。懇借  
助西兵。當諭令薛煥酌度辦理。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曾  
瑑。帶同浙人龔橙來京。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當諭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向英法住京公使籌商。並諭曾國藩。悉心籌酌。迅  
速馳奏。近復據英法兩國住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黨。此  
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軍勦賊。並派師船駛往長江。協同防  
剿等語。洋人性情堅執。若因我兵單薄。借助於彼。勢必多方要  
挾。今據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

意自應姑允所請。作為半龍之計。至該兩國師船駛入長江以後。作何舉動。即著曾國藩。都興阿。查明探情形。分別隨時馳奏。如該洋人實係與匪存伏。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等務當飭令沿江上下游師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冀收速效。並當加意拊循。使其樂於助順。毋令再為賊匪所誘。此實因勢利導。一時權宜之計。諒該大臣等定能悉心體會。妥為駕馭也。

伊犁將軍常清奏。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准俄羅斯居住伊犁區蘇勒官咨稱。前准我們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劉智照京城議定條約。在於喀什噶爾彼此通商。初欲妥為辦理。今我國上司等以為兩國百餘年和好之道。

算計久遠。更為永固。現在喀什噶爾地方不肖之人。常作  
亂不能平安。設若將我們人圈于損傷。易失兩國和好。不  
能不慎。是以特與我劉飭先為咨行貴處。酌量喀什噶爾  
現在情形。請暫在阿克蘇彼此通商等語。其查喀什噶爾  
地方近來安堵照常。並無不肖之人作亂。至喀什噶爾地  
處極邊。界連卡外。向有浩罕。安集延。布魯特。克什米爾。巴  
達克山等處。夷回貿易。錯處其間。易生釁隙。且各部種類  
極多。性好搶掠。萬一俄國商貨竟被搶去。中國向不出卡。  
不能代為查拏。種種情形。本於俄國通商殊多不便。查道  
光三十年。俄國薩那特衙門咨行理藩院來文。早有請在

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通商之議。嗣遣使臣前  
來伊犁會議。俄以喀什噶爾。改行貿易為請。節經伊犁。及  
理藩院。將該處種種艱難情形。具文咨覆。並於會議時。經  
委員等面與該國使臣。反覆開導。迨一指陳。始定於伊犁。  
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而喀什噶爾之議。於是中止。迨十  
年冬月。等接奉行。智與俄國續增條約各款。始知俄國  
堅請於喀什噶爾。設立通商。業經照准。等語。遵將第六條  
內所載。應給各地。及應行豫備事宜。恭摺具奏在案。茲准  
該國區蘇勒官來文。復含喀什噶爾。改議阿克蘇。暫行通  
商。殊堪詫異。查阿克蘇。為回疆咽喉之區。其勢斷難照准。

況該處回莊比鄰而居。地窄人稠。東界庫車。西界烏什。南  
界葉爾羌。北界冰廠。往來大路。如與俄國通商。凡修葺園  
所房屋。皮連堆房。煙堂。以及牧放牲畜等處。厥難指給。至  
中外商販。因係過站地方。售貨無幾。故一應貨物。遠則運  
至喀什噶爾。近則分販伊犁。及塔爾巴哈台等處。其在阿  
克蘇。開投舖面。常川貿易者。甚屬寥寥。是該處情形。不但  
與伊犁塔爾巴哈台迥不相侔。且較之喀什噶爾尤多窒  
礙。該區蘇勒官顧以此必不可行之事。故相當試。其為居  
心叵測。已可概見。竊本擬即飭營務處。履文咨驗。繼思該  
區蘇勒曾任京館人。甚狡滑。自成豐初年。伊犁通商以來。

通事刁難尚能以理折服。近因俄國授伊為大臣之職。更形狡執。所請阿克蘇通商一節。儘由營務處徑行咨駁。未必不另生覷覷。伏查續增和約第十四條內。載日後如所定陸地通商之事。設有彼此不便之處。由東亞畢爾總督會同中國邊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議定章程辦理。不得即外生枝等語。今喀什噶爾本係陸地前准通商。具有成約。如果實有不便之處。應由總督衙門具文的量。何以該區蘇勒徑自咨行。已與定議條約不符。况喀什噶爾現在並無作亂之事。乃該區蘇勒捏詞改議。尤屬節外生枝。是該區蘇勒此次來文。義與俄國續議各款。諸多違悞。其

中誠偽尚未可知。若不具將原委轉達該國知悉。無以竭其奸詐而社會。相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定章。咨行俄國。將阿克蘇地方既難指給蓋房之地。並無可通之高。斷難照准。至喀什噶爾情形。從前屢經備文咨覆。因其再四懇求。中國未便堅卻。業已准如所請。現在該處尚屬安靜無事。將來應否仍照前約設立通商。由俄國自行辦理各緣由。一併於文內切實聲敘之處。恭候

聖裁。再查伊犁通商章程。該區蘇勒勒有商辦事件。向與營務處互相行文。近因該區蘇勒勒擅改舊章。徑咨將軍衙門。等違照



向例飭令仍由營務處呈遞以符定制。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丙戌。著江西巡撫李桓奏。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有法國通事方安之前來江西省城傳教。在蕪子巷地方置買民房。經前撫臣毓科飭委候補知縣夏燮。德興縣縣丞張國燊作為伴使。隨時照料。旋於十二月十八日有法國總理江西天主教務代全權大臣羅安當。帶有跟隨人六名。自九江進省。即與方安之同寓。該印委各員。查得省城進賢門外。向有天主堂一所。坐落廟巷。距城五里。止有跟隨人三名。在堂看守。所有習教華人。並不住在堂內。其

孩子巷屋內。經方安之收養女孩十三口。自五六歲至十  
一二歲不等。又養婦五口。老少不等。跟隨人二名。均係江  
西民籍。向習天主教者。尚屬安靜。據方安之聲稱。尚有寄  
乳民間之嬰孩不在此內。迨羅安當到省。其意即就進賢  
門外天主堂擴充基地。以使勸民入教。按期禮拜。並將孩  
子老房屋作為育嬰公所。至羅安當來江傳教。前准順天  
府咨蓋有一百三十七號護照一張。據該委員夏雙等。向  
通事方安之詢明。聲覆前項護照。係上年六月自都中寄  
公使寄出。因在上海舟中被劫。復經請領。又被洋船遺失  
無存。嗣羅安當於十一月間由滬起程來江。即在上海關

請發護照一紙。經該府縣查驗無異。並開具跟隨人數清單。由藩司詳請具奏前來。且伏查英法各國。已與內地通商和好。現經總理教務羅安當等。前來江省傳教勸善。並無他意。自應飭令妥為照護。用杜叢端。一面傳諭商民。務令彼此相安。毋致疑慮。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丁亥。江蘇巡撫薛煥奏。青浦大股逆匪。自二月初間竄撲泗涇各營。十三日包抄官軍後路。連亘二十餘里。參將李恆嵩等竭力督戰。相持至十四日。適蘇松太道吳德記名道楊坊知會管帶常勝軍四品頂翎華爾率領洋槍隊八

百名於申刻馳抵泗涇。卽由中路進攻。李恆嵩率守備張文朝等。帶隊由東路包截。遊擊林叢文等。帶隊由西路抄擊。華爾首先衝入賊陣。槍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奪取纛龍黃綢大旗一桿。逆眾驚慌極亂。常勝軍一擁而上。連環統放洋槍。子無虛發。斃賊無算。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匪大敗。奪路奔逃。踰斷浮橋。淹斃尤多。中路之賊。靡有孑遺。華爾復勸水軍奪獲破船十二隻。燒毀船百十餘隻。李恆嵩林叢文各率所部奮力轉戰。將東西兩路竄逃。同時擊退。立解泗涇之圍。華爾卽收隊仍回郟城。巨獎魁華爾增練常勝軍。其得多添精銳。為衝鋒陷陣之用。

薛煥又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日據薛煥所奏。將美國人華爾實給四品頂戴花翎諭旨。一道等因。欽此。當即敬謹節錄。明發。

諭旨。行知蘇松太道吳煦。查明宣示去後。茲據吳煦詳稱。查華爾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具稟。願為中國民人。聲明已在美国領事處具稟等語。嗣於因公接見美國領事士覓威良面詢相符。現自本年正月兩次在松江勦賊大捷。入會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先後在高橋蕭塘等處。攻勦獲勝。何伯卜羅德。目擊華爾勇敢出

率均極贊賞。屢屬善為相待。美國使臣蒲麟痕亦知華爾已隸中國。打仗出力。頗為稱謝。是各外國使臣均已深知。不致有所藉口。當即欽遵將所奉

上諭。薛煥奏洋人協同官軍勦賊出力懇請獎勵等因。欽此。宣示華爾知悉。華爾甚為感奮。茲於二月十四日。又在泗涇勦賊。力解營圍。實為異常得力。惟西人喜功好勝。每羨中國紅頂。深以得此為榮。如蒙

天恩

賞給副將銜以示破格獎勵。則華爾喜如所望。必更懽忻鼓舞。以圖報稱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華爾歷次當先殺賊。實

為一時罕見之人。當此用人之際。未敢拘泥成格。不揣冒昧。據情代陳。合無仰懇。

鴻慈逾格。

賞給華爾副將銜之處。出自

聖裁。

諭內閣。薛煥奏。擊逆獲犯。泗涇等處賊匪等語。逆匪圍撲泗涇營。盤勢甚猖獗。經遊擊林叢喜。參將李恆萬等。會合夾擊。斃賊多名。三品頂帶花翎華爾。率領洋槍隊。馳抵泗涇。首先衝入賊陣。奪獲大旗一面。各軍一擁而上。斃賊無算。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匪奔逃。華爾復助水軍。奪獲賊船十二隻。燒毀賊船百十餘。

雙立解泗涇之圍。華爾率隊剿匪。疊著戰功。前經賞加三品頂帶。此次衝鋒陷陣。尤屬異常奮勉。著加恩賞加副將銜。以示破格優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將前賞給華爾四品頂翎諭旨。宣示各摺片。據稱肯浦大股逆匪竄撲泗涇。經參將李恆嵩等馳往會剿。屢將賊眾擊敗。蘇松太道吳煦等知會營帶常勝軍華爾率領洋槍隊會合進攻。華爾首先衝入賊陣。常勝軍連環施放洋槍。斃賊無算。華爾復助水軍奪獲破船十二隻。燒毀賊船百十餘隻。李恆嵩等奮力轉戰。泗涇之圍立解。並請賞給華爾副將銜以示獎勉。各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華爾賞給副將



銜矣。據奏華爾勇往直前。吳常得力。西人喜功好勝。以得中國紅頂為榮。乃風聞前賞給該洋人四品頂帶花翎。有並未服戴。亦未薙髮之語。薛煥前奏華爾願隸中國改用服色等語。是否確實。現人術如所請。賞給副將銜。該洋人究竟能否感激領受。並著據實具奏。

薛煥又奏。正月間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輪船一項。或租或買。由臣斟酌辦理等因。飭據蘇松太道吳煦詳稱。外國輪船有兵船貨船之別。近因長江開市。又有宜江宜海之分。兵船為各國官物。向不出售。亦不能租。貨船可租。然不允裝兵等賊。其出售者多係開拔暗機。或木質不

堅。不適於用等情。竊惟現奉奇

術。飭令購買。自可無庸議及租賃。第該道所得購買之數。聞諸各  
國官商。不口同辭。似非無據。查總理衙門原奏。詢據赫德  
云。南省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該稅司所指即係上海  
商置之捕盜輪船。伊既知此船不宜攻戰。自必購致本國  
利於攻戰之兵船。以踐其言。臣俟赫德到滬。當先與之議  
定。必須選購暗輪兵船。庶可資以禦敵。入春募洋人駕駛  
一節。赫德言可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查咸豐十年夏間  
吳淞曾募呂宋洋勇助戰。旋被英國使臣卜魯士勒令捕  
盜輪船。船主美國人與回。又上年夏間。署提標中營參將

李恆善。雇用各國洋人助戰。亦被英國兵官與。日前年尚  
在和約未換之時。去歲則兵官任性過甚。赫德所謂心存  
挾制。實能見到。而謂無約各國之人。可以終為我用。徵以  
前事。殊難盡信。且上海現有十餘部落通商。亦皆設立領  
事。各口想當大略相同。雖此等領事。多係商人兼充。不甚  
有權。然核稅司。竟謂領事專係換約各國所設。亦非確論。  
人查善後條約。後附美國使臣額爾金照會。內有未立條  
約各國。因有不歸本國所屬。凡人。諸凡作為。本國不任其  
責等語。伏思英法俄美德長泰西。其於無約各邦。隱有制  
馭之意。及至滋生事端。則必人以非其所。藉詞却却。茲

等駕駛輪船。在募配用。應否卽用無約各國之人。謹當遵  
旨。商令赫德相機辦理。查條約載明外國見致華船。勸工藝。中  
國官毫無限制禁阻等語。則中國在洋人駕駛輪船。外  
國官自亦不能阻撓。惟約內未有明文。恐致臨時掣肘。似  
須先與各國使臣商議。又中國雇洋人駕駛輪船。司放槍  
砲。出仗勦賊。及勦私分內工藝。外國官毫無限制禁阻。並  
當擊同約。求益敦和好。一切議有定章。始可惟我指揮。至  
外國奸商私售濟匪。最為可慮。臣前呈總理衙門。請與  
各使臣商定章程。得其照覆為據。可否一併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與各使臣定議。以期查善無弊。

御批覽

詳煥入奏。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年來製造句結外國奸商。潛購洋槍。礙節經知照各國領事會同查禁。拏獲多起。近日風聞該逆人等奸商私赴美國購買輪船槍砲。有匪銀十萬兩之說。適美國使臣蒲麟痕自粵來滬。據答稱此事亦有所聞。先經致函本國查詢。現當詳屬禁阻。其意甚為誠摯。管帶常勝軍之華爾亦力請蒲麟痕速即發信嚴禁私售。恐美國查禁之後。該逆或轉赴英法二國購覓。此事關係非輕。必須豫行杜絕等情。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英法二國使臣。令其行文本

國。屢禁賊匪私購輪船槍礮。實於軍務有裨。

御批覽。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傳大主教一事。業經准令內地民人行習。並於上年十一月初二日。欽奉

諭旨。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等因。欽此。欽遵行知各省督撫。遵辦在案。嗣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照會。內稱前此各省所以辦理不備之故。皆因民間祈神演戲賽會等費。向非教民所應出。乃該地方官務令習教者與不習教者一律攤派。教民心實不願。請行令各該地方官。以後勿再攤派。並據面稱傳教士皆

俸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等語。臣等伏查各省習教民人。雖習天主教之教。猶是中國之民。並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該教勸人道理。無非尊崇

君上。謹守中國法度等語。自應一律體卹。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況祈神賽會等事。並非正項差徭可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為勉強。以致重拂輿情。且等業已行文各省。以後凡習教之人。與一切應出錢文之事。除正項差徭外。其餘祈神演戲賽會等費。該教民既不願與不習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攤派。至所請傳教士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一層。傳教士係外國推重之人。地方官自應待以

體面。亦經行令各督撫轉飭照辦。茲復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各省接奉前次

諭旨。並總理衙門咨文後。於凡交涉教民事件。仍未能恪遵辦理。臣等查各省地方官。辦事每多拘泥。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所稱。於接奉

諭旨。及臣衙門咨文後。未盡認真辦理。此等情形。恐亦勢所不免。應再請

旨飭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務照前咨。於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毋得意為重輕。亦毋得故為遲延。致令教民屈抑。再法國條約第十三款內。所有或寫或刻。未禁天



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語。查此數語。係指從前所奉禁止天主教各文件而言。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革除。嗣後如修新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刪去。仍將條款內寬免字樣改為革除。庶於此條上下文義較為聯貫。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具奏法國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為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前次明降諭旨之後。復經該衙門行文各省道

照辦理。各省地方官於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各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於凡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為輕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請各節。均著依議行。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次具奏。請

旨飭下各省地方官辦理法國傳教士一摺。實因上海為南省稅務總匯之區。浙江甯波杭州失陷以來。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勢。且其地為中外雜處。萬一製造暗與外國勾通。則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則稅項無出。軍需不繼。東南大局將不堪設想。况聞製造製造戰船。為縱橫海上之計。更恐

滋蔓之勢。足及北洋三四。天津密通京畿。萬一再有變更。辦理尤為棘手。該國明知中國多事。如所求不遂。難保不捨而從賊。以遂其謀。臣等再四思維。不能不借資於外國。以為保全上海之計。惟既欲資其兵力。即須設法牢籠。故於法國藉端扶制。請保護傳教人一事。略為備款。然當其要挾之初。愈望善者。經臣等善為婉導。許其奏明通行各省。照辦。該使始行允從。臣等亦知天主教係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無如事勢所迫。不能不同事制宜。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此臣等萬不得已之苦衷。實非局外人所能共謀也。伏思外國備兵助剿。原非盡屬可憑。現聞法

國為上海保守地方。頗稱得力。如果極力羈縻。則助勦。縱未必成功。而保衛可期。其竭力上海能保。即藉稅項為進勦之貨。將來醜類掃平。海宇又安。控馭外國之權。衛亦可操。縱在我。彼時再為設法。則天主教之弊。亦可默化潛移。似亦酌量輕重。從權辦理之法。

御批覽奏均悉。

庚寅前任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臣聞通商衙門行走司員。皆從各衙門取送。不知當時獎勵章程。如何奏定。乃今甫及年餘。一概優保。有今年甫行到署。不過月餘。亦得保者。臣竊以為過於優異。恐有流弊。若通商衙門保舉如此。

則各衙門當差人員皆以營米保送為得計。而於本衙門事件。悉皆拋荒。恐奔競之風日聞。其漸不可不防。

諭內閣。王茂蔭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司員。甫及年餘。概從優保。且有甫經到署不逾月餘。亦得優獎。恐滋流弊等語。所奏不為無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於保奏司員摺內。聲明係辦理外國事件。與各部院事務不同。且事屬創始。諸形繁劇。是以未照奏定年限破格請獎。當經特旨允准。用示鼓勵。第恐此端一開。各部院衙門司員有所藉口。致滋流弊。除此次所保各員業經允准。若吏兵等部毋庸照尋常勞績裁減外。嗣後該衙門務當照奏定章程以二年為限。擇其資格較深。辦事勤慎者酌保數

員照例獎敘。不得意存見好。概行保獎。以符定章而杜弊端。

○ 山東巡撫譚延襄奏。法國索還天主堂一案。先經署  
理撫臣清盛具奏。欽奉

諭旨。著卽按照該國天主堂原基數畝。另查官地抵給。聽其修造  
等因。欽此。欽遵。移交到臣。旋據法國傳教士江頴思到省。  
當飭濟南府歷城縣委與商酌。該傳教士總以城內原基  
為請。不願另行抵換。復查山東省城西隅。本有法國天主  
堂一所。坐落雙忠祠一帶。歷年久遠。舊屋均已改作民房。  
丈量地基。東寬長一百零九步。西寬長一百零八步。南橫  
寬二十九步。北橫寬三十三步。約計十三畝有零。數十家

比屋而居。展轉典買。均有契據。傳諭各業戶。將原基照價具領。歸還法國。俱各允從。調查各戶原契價值。計銀三千七百四十七兩。錢價京錢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千。間有一二房主出外無憑。調契者。隨後查驗。叢辨。當經濟南府恩城縣會同江顏思書立合同。公議民居已久。勢難立時遷徙。定於同治元年三四月間。騰房交割等情。由藩司具詳請奏前來。臣查該堂舊址。久經改造。民房既議給還。自應照契。於價文收。聽其改造。以符原約。而示綏懷。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批京兵一百二

十名北津。與英國練習技藝。業將酌配兵弁。分隊教演。及  
月支口糧各數目。縷晰奏明在案。嗣據崇厚函稱。准英國  
總兵斯得力聲稱。天津地方緊要。必須再調京兵一百  
二十名來津教練。方資得力。經崇厚於大沽協兵內挑選  
一百二十名。遣派管員會同教練等情。尙辦前來。臣等以  
事屬可行。當經覆令照辦。旋又據崇厚函稱。英國總兵斯  
得力。意欲再挑三百六十名。連前挑大沽協兵一百二  
十名。合該團一號兵四百八十人之數。將來練成後。即可  
自成一營。並可自行教練別處之兵。仍請再挑兵一百二  
十名。專意練。崇厚復於大沽協挑選三百六十名。其加



挑練礮之兵。另於天津鎮標現挑馬隊一百名內撥出五十名外。再挑馬兵七十名。合為一百二十名。專飭練礮。前後叢計除京兵一百二十名外。共挑大沽天津等處兵丁六百名。崇厚不時往和。其教練頗為認真。惟英國斯總兵以練兵必須萬人。少亦五千人。方足制勝。并於來京謁見且等時。面呈分營練兵清單。且稱練兵尤須練官。緣生作進退。高下取準。兵雖練習而官不熟諳。亦屬無從指揮。請再挑年在三十以下武官三百五十名。一同教練。且等以該總兵所言兵數太多。一時實難挑選。惟練官之議尚屬可行。因函致崇厚商辦。旋據復稱現在津郡武弁業已盡

數挑令管帶兵丁。直省各標得力武員。非從征在外。卽分  
管營汛。亦難紛紛調取。卽或於兵丁中挑取得過功牌頂  
帶者充數。亦萬不能足額。惟有仍在京營挑選。而專於挑  
選武官。亦恐未能如數。仍請在健銳等三營兵內的挑三  
百六十名赴津。合之前挑該營兵一百二十名。亦合外國  
一號之數等語。臣等查健銳等三營兵丁。現在神機營方  
資訓練。難以再挑。此次榮厚請挑京兵。臣等公同酌擬。請  
在八旗漢軍營內如數挑揀。恭候

命下。卽遵照飭令赴津練習。至前次榮厚所挑大沽協兵四百八  
十名。均有營餉。無庸另給口分。惟添製衣帽等項。係屬另

給其練礮兵丁一百二十名。因須添備礮位車馬鞍箱等物。約需銀二三十兩。再加月支馬乾口糧每名銀五兩八錢。又有外國教礮兵弁薪水。計又需銀一千兩。此兩項應俟崇厚酌定知照。臣等從再行覈辦。至現請批之京兵三百六十名。其由京赴津。添置行裝及車腳銀兩。並到津後月支口分。應一併查照前次赴津兵丁章程辦理。所有在津教練之礮。已據崇厚將前年勝保軍營留存之洋礮三尊。配好礮車。安放教廠備用。其槍枝木條。暫借英國使用。現因英國有撤兵之信。正擬採買。適俄國呈送槍礮等件。運送到京。即將此項洋槍陸續解往應用。其需用火藥。

因該國兵丁回南存有火藥鉛丸銅帽等物。欲行售賣。已  
經崇厚驗明。實係工積價廉。頗為得用。俟與議定價值。即  
可購辦。無虞缺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入奏。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軍機處鈔出湖  
廣總督官文奏。長江通商伊始。詳查英國原議暫訂章程。  
窒礙難行。謹按諸款。縷晰條陳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單圖併發。欽此。臣等  
查十年十月間。准英國照會。內稱。現擬於漢口九江先行  
開商。所有進出口稅項。或在上海。或在鎮江。按章完納。臣

等當以江蘇巡撫薛煥係上海

欽差大臣。有管理內江之責。因給予該國照覆。以漢口九江進出  
稅項章程。應如何妥為設法之處。應由該公使與上海關  
公司商定。並經咨行江蘇巡撫。及兩湖江西各督撫妥為  
辦理在案。自咨行後。兩湖江西日久均未咨覆。惟江蘇巡  
撫於上年春間。將與巴夏禮商議長江章程十款。函送前  
來。臣等與英國公使定議。且等以長江距京數千里。一  
切情形。諸未詳悉。曾於巴夏禮來京時。商令仍回上海與  
薛煥酌辦。或徑行赴楚與官文商定。而巴夏禮則以由京  
辦理為便。嗣後稅務司赫德到津。又經臣等剴令與崇厚

商辦。赫德亦請由京辦理。臣等以事關外國通商。且奉有  
寄

諭令。臣等酌議。又據官文奏。以安慶城下有洋船接濟。賊匪軍器  
未盡之事。並函述洋人在長江任意停泊。諸弊。催令臣等  
迅與定議。是以臣等遂與英國公使及總稅務司赫德再  
四辯論。古敵會。始定有長江章程十二款。各口通商章  
程五款。奏准通行各省。道辦在案。茲據兩湖總督官文奏  
以所定章程偏重上海。窒礙難行。逐款加議。並臚列應添  
各款。請為更正。臣等詳加閱看。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惟臣  
等從前定議未時。並非偏重上海。實以其時該督有訪聞

洋船在安慶城下接濟賊匪。暨糧之類。誠恐洋商果有此  
事。為中國大患。固權衡於利害之中。竊以為利多害少。則  
不妨舍害而取利。害多利少。則必須舍利而防害。今既欲  
收稅餉之利。人欲防濟賊之害。再四籌思。別無他策。惟有  
於明定章程之中。暗寓抵制之法。庶利害兩可不妨。查洋  
船最重船牌。無船牌者皆不准在中國貿易。因定為凡商  
必須在上海領照。經鎮江查驗。照貨相符。方准入江。其領  
照時。即將船牌留存上海為質。俟該船由漢口領單載貨  
回滬。按照漢單驗明貨色相符。完過出口正稅。繳照後。方  
能給還船牌。技商以船牌為重。自不敢在途私將貨物濟

賊○以致到上海時單貨不符。扣留船牌。若今先在漢口九江完納正稅。則貨已納稅。沿途即可放膽銷售。比至上海無從查封單貨。其沿途是否濟賊。均不可知。雖有偵江查驗。亦屬無益。於勦務實有關係。時勢所迫。利害攸關。不敢貪小利而誤大局。此臣等不得已之苦心也。但念長江情形。臣等究未諳悉。窒礙之處。斷不能免。是以於章程則名為暫訂。而於十二款內載明。如有與各口收稅情形窒礙之處。應由兩司大臣隨時會議。并於具奏此項章程摺內聲明。請

旨飭令南北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如有應行變通



之慮。隨時商辦等語。以期恣臻妥善。今既據該督奏以諸多窒礙。自應准予更正。因給予英國照會另行的議。並歷次邀其來臣衙門面與辯論月餘。又至舌敝唇焦。始據允定。可以更正。於三月初九日照覆前來。其照覆內稱前定章程。原慮大江通商為漏稅濟賊諸弊。是以審度形勢。備極周詳。今欲改辦。則大江章程不得有所增減。自應先期熟商。以免日後之累等語。臣等以情形究不熟悉。若仍由臣等與之定議。誠恐尚有未周。現已剴飭總稅務司赫德趕緊赴楚。與官文及江漢關監督妥籌辦理。相應請旨飭下兩湖總督官文。督同江漢關監督鄭蔭。即將臣等暫定長

江章程十二款。各口通商章程五款。與稅務司赫德悉心  
籌議。妥為更正。總須於獲利之中。仍寓防害之意。使洋商  
上下長江。不敢公然濟賊。於大局既無妨礙。而稅課又可  
豐旺。方為兩全。仍應統籌各口全局。不可專以該省收稅  
為重。致滋流弊。此臣等所謂利少害多。則舍利而防害之  
故也。

御批  
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湖廣總督奏稱。英國原議。暫定章程。宜嚴菲  
行。謹按諸款。屢晰條陳。請亟予更正。以期中外久敦和好。

而全長江大局等因前來。查條約第四十六款內載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等語。又長江各口通商暫訂章程第十二款內載。以上暫訂各章程。如與各口收稅情形有窒礙難行之處。應由兩國大臣隨時會同叢議。以歸妥善等語。茲據湖廣總督將章程窒礙之處。縷晰開單。請為更正前來。本辦查該督所得章程內窒礙難行。暨偷漏絕起等弊。係屬實在情形。自應詳為叢議。以歸妥善。而杜弊端。庶彼此均獲利益。中外商民更可歷久相安。相應將原單鈔錄一分。照會貴大臣查照。並希迅為照覆。以便咨

行湖廣總督照辦可也。

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照會併送湖廣總督官擬改大江  
新章條款一紙。均已閱悉。因思前定章程之時。彼此通盤  
商酌。恆慮大江通商轉為漏稅濟賊諸等之弊。是以審度  
形勢。備極周詳。近訪各條頗為合宜。有利無害。果有應改  
之處。則總稅務司赫請過其事。逐節皆明。不若俟該總稅  
務司自漢口來京。再行叢議。至湖廣總督官所擬各條。本  
大臣詳加察奪。想其所願者似以本省與外國通商之稅。  
全數悉歸本省藩庫為益。夫稅餉為一國之帑項所關。或

在漢口徵納。或在別口徵納。以上二議。孰與

貴國大局有裨。盡在貴親王洞鑒。本大臣毫無成見。將來議訂如何辦理。均無不可。惟思漢口改為准徵出口正稅。則洋船皆得直出外海。毋庸進滬撥貨。雖與洋商有益。然如此改辦。則大江章程亦不得有所增減。自應先期熟商。庶免日後之累。除將來文併送條款。列行漢口領事官運。款詳覆外。合行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二月初五日。准軍機處交出湖南巡撫毛鴻賓奏。辦理內江洋稅章程。急籌補救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嚴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該撫條論各節。於

稅餉大局亦是正辦。惟臣等前定長江章程。現已請

旨飭令官文與赫德悉心籌議。妥為更正。所有該摺。此摺。亦應請  
飭交官文一併妥議。俟議定後。該撫自可一律照辦。毋庸臣等再  
為叢議。至所稱崇明費山等處。皆可起卸貨物。以為洋船  
皆可越過上海而不納稅。此節臣等亦早經慮及。惟查洋  
船出入長江。可以越過上海。而獨不能越過鎮江。是以章  
程內有鎮江查驗江照一條。以為鈐制繞漏之法。原奏內  
又稱子口稅名目。但可施之絲茶。其餘各子口稅。應行停  
止。併應開除復進口稅名目一節。臣等查洋人販買土貨。  
應完出口子口稅章程。係載在八年條約。未可輕議更張。其

進口土貨令完復進口半稅完稅之後如再轉運無論洋  
商華商仍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一節原以近來洋商恃其  
輪船快利專以中國土貨轉運於中國各口是以從重徵  
收以保全華商生計上年經臣等與英國竭數月舌戰之  
加幾至決裂者數次茲國始允完文今一旦間除深恐隱  
奪華商之利而各關稅餉均不能徵收殊屬可惜况天津  
等口已屬辦有成效並非徒托空言此層應令官文查照  
該撫所奏悉心酌量如果實有較更周密之策與各口情  
形均屬相宜尤屬妥善至章程內復進口後逢關納稅遇  
卡抽釐二語係因洋商狡執往往不願抽釐又不交子稅

故以不完子稅今其透關納稅遇卡抽釐。使之與華商一律。設商便不能不交子稅。且使假冒洋商之內地奸商。亦復無從趨避。此層如各省辦理得宜。釐稅均當豐旺。詎可因墮廢食。至該撫片奏內稱。曾國藩清風亮節。人所共知。若長江各口。今曾國藩派員徵收洋稅。必能求廉幹之。持事理之平。以昭實際等語。臣等查曾國藩係兩江總督。所有上海九江二處管關道員。能否稱職。曾國藩本屬與聞。至若江漢關前經兩湖總督官文奏派湖北候補道鄭蘭管理。自當克稱厥職。無庸再由曾國藩派往。

御批  
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九月間。據法國哥士者聲稱。現查天主教人在直隸省者。舉出正定順德兩府。定趙兩直隸州。有從前遺

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請頒飭揀一二處辦理。如宣化府城內原有天主堂一所。不難送還。其正定府城內可能將崇因寺或曹為

行宮之房屋地基給與建堂。祈飭地方官酌辦等語。臣等當以正定宣化二府天主堂。自當照約查還。惟所請兩處官地未便通融。止可行文直隸總督飭屬另擇相當之地。抵給哥士者。旋即出京。德爾位接辦此事。疊次到臣衙門商

辨。免。漬。再。三。據。稱。此。地。從。前。雖。充。

行宮。現在坍塌已久。並無人住。如能酌給。即可抵償七十餘處。天主堂。以寡易多。不為奢望等情。臺與往復辯論。仍復堅執不從。臣等共同商酌。現在既欲借外國之兵力幫同勦。而史言者又屢以此為據。則在我不能不許。以一二事以示羈縻。所有正定府天主堂。臣等原擬另給他處。無如該處實無寬大房屋。儘力為駁斥。一時雖未必還有他處。但如該國尋出確切證據。必欲賠償七十餘處之多。彼時則更難於查還。現在事勢至此。似未可稍事拘泥。致生枝節。且查該處自乾隆年間以後。久已坍塌。即與空闊官

地無異。臣等當卽行知直隸總督轉飭正定府卽將此地查明交付去後。茲據該督文稱。業經點交該國人董若翰承領。開其地基四至點交收措咨覆前來。並據德爾位函知該處地方官。已將該地基給與承領。並懇將宣化府及深州天主堂遷為查還等語。查宣化府堂基。該國求在柳川書院及郭姓民房二處內酌給一處。至深州堂基。該國求將城內空間倉地四五畝租與建堂。臣等先已知直隸總督一併飭屬叅辦。應再催令迅速妥辦。以免鏡舌。

御批知道了。

辛丑。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奏。今由臣紫

俄羅斯托羅依查克薩布薩全城固畢爾那托爾得斯坡特策諾斐尺處。咨給岑等文書一封。內開遞送

大清國所欠鳥槍器械。始行送到托羅依查克薩布薩全城。此項鳥槍等器械。在恰克圖接收。派何員辦理咨覆等語。岑等詳查由俄羅斯國呈遞槍礮內鳥槍一千九百九十桿。礮六尊。已接收運送京城。今所欠之鳥槍器械雖稱送到。究將未接收鳥槍八千零十桿。炸礮五百件。並俄羅斯增遞之礮二尊。是否全齊。並未聲明。而岑等若立即將護送之扎薩克官兵烏拉等項豫備。俄羅斯等仍復照前推諉遲滯。難免多至擾累眾力。因將此項槍礮炸礮是否全數

送到。並每礮若干斤。有無大藥鉛丸等物之處。明白咨覆。以備派員接收等因。已咨行俄羅斯國畢爾那托爾得斯坡特策諾斐尺。俟回文到時。勞等派員接收槍礮。並將槍礮由驛分起護送京師。再勞等詳查若將槍礮全數送到。仍復照前二十五桿裝附一箱。成做烏槍炸礮箱隻。不下千隻。因此先行派員前往恰克圖查看。如果照前沈重。趕緊成做。因此項仍做箱隻。並包裏麻繩之價銀。並無動用之項可出。請仍由恰克圖驗票之項。交理藩院銀二萬兩內動用。如蒙

俞允。將此項所用銀兩細數。造冊咨送戶部理藩院銷算。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應行續送烏槍八十  
零十桿。炸礮五百件。並增礮二尊。若全數送到。其成做裝運箱  
隻。及需用包裹麻繩。均屬無款可籌。請由恰克圖驗票項下動  
用等語。俄國原來箱隻沈重難運。另行成做。又無閒款。自係實  
在情形。著准其仍由恰克圖驗票項下交理藩院銀二萬兩內  
動用。

已而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法國總理天主教務代全權大  
臣羅安當。及通事方安之。於上年冬間先後執持憑照來  
至江西省城。置備筵子。老房屋住居傳教。經前署撫臣李  
桓附片奏明在案。茲據署南昌府知府王必達等稟稱。該

教士等自抵江傳教以來。廟閉大門。由屋後小門出入。時  
有他處收買幼女。帶進堂內。若非素習伊教。無許進內觀  
看。是以如何傳教。外人不能深悉。本年二月間。忽有湖南  
閩省公檄二紙。痛詆該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甚且有株  
生折割等事。偏貼街市。適值學臣馮譽馨示期開考。各屬  
生童雲集。不諭詳然。十七日張貼匿名傳單。訂期齊集教  
堂。與外國人理論。該府縣一聞此信。正在示諭士民毋違  
輕信流言。率爾生事。不意二更時分。突有多人。擁至篋子  
巷教堂。及續置表家井教堂。立時拆去。並將素習該教代  
為照料之義和酒店。合太煙店內器皿貨物。一併打毀。該

府縣會督原派委員候補知縣夏燮等馳往查勘彈壓。飭差嚴拏。無如時值黑夜。烏合之眾一聞而散。該教士等早已避匿無蹤。十八日復據城外地保具報。該教士有自九江前來坐船一隻。及距城五里廟巷地方教堂一所。亦同時被毀。事起倉猝。禁邊無從。人據署進賢縣知縣呈聯。以該縣所屬溪坡山邨等處徐教台陳聚源。向係習教。該二姓房屋器物。亦於是月二十三日被人拆毀。據徐陳二姓指控樊學仁為首。現在往勘查拏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法國與內地通商和好。始有憑劄來江傳教。早經明白曉示。務令華夷相安。該教士暨習教之家。究因何事致干眾怒。



頃刻之間。城廂內外。不期而集。將教堂住房拆毀無遺。以致外屬亦聞風致尤。深堪駭異。是否地方士庶誤聽流言。抑有起釁別故。現飭該府縣訪查明確。嚴拿為首傳單。及糾拆教堂要犯。務獲究辦。以示懲儆。惟聞當日該士民等憤毀教堂。尚無傷人搶物情事。乃據英國領事官佛禮賜面向九江府知府景惠告稱。法國以該教士被毀受傷。不日有兵船來潯等語。如果實有此舉。且惟有飭地方官諭以至理。曉以大義。設法為廉。俾釋微嫌。而教永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天主教堂被毀一摺。本年二月。忽有湖南閩省公檄。痛詆該教。偏貼街市。適值開考。生童譁然。

訂期齊集。於十七日二更時分突有多人擁至。挾子巷及袁家井教堂立時拆去。並將習教之義和酒店等器皿貨物打毀。該教士坐船一隻。及五里廟巷地方教堂同時被毀。事起倉卒。業逼無從。及進賢縣習教之徐敬山等房屋器物亦被拆毀。徐陳二姓。指控樊學仁為首。現在查拏等語。外國天主教原屬異端。無如自咸豐八年以前早已弛禁。况此時既與該國換約。而上海等處復藉其力以制逆匪。不能不暫示寬宥。所報各地方官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為駕馭。弗令滋生事端。此事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明接據該撫來文。當即照會法國住京公使。以免將來餽舌。嗣經該公使照覆。有賠償教堂之語。亦經

該衙門備文知照。並與該撫函商辦法。即著該撫察度地方情形。按照該衙門咨商各節。妥籌辦理。既不可使洋人有所藉口。亦不可稍失士民之心。務令中外相安。不生他變。方為妥善。該教士既有不日兵船來滬之語。雖係虛詞。恫喝亦不可不加意防範。五應設法開導。俾釋微嫌。不至再生枝節。至此事釐端。究竟從何而起。並著該撫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仍將為首滋事之人。嚴密查拏究辦。再近來各省習教者甚多。雖左右之人。亦不可不防。該撫於關涉外國事件。所有諭旨。摺奏。總宜自行經理。萬不可假手他人。致有洩漏。是為至要。

沈葆楨又奏查英國前來九江通商。前於咸豐十一年二

月間經前署藩司張集馨會同英國參贊已夏禮督率前領事官許古暨該府縣等量定郡城西門外基地自龍閣河東岸起至獅子口止計長一百五十丈。連深六十丈。共合一百五十畝。勘明四址。礮石誌椿為界。議定租價。每畝制錢五十千文。互換租約。業經前撫臣毓科附片奏明在案。嗣經前護鏡九道事署九江府知府蔡錦春。查勘界內大小房屋共計一百八十餘戶。內有小屋一百三十八戶。督飭紳士蔡鴻等按戶編號。將小屋全行議拆。估給拆費洋銀數圓至數十圓不等。大屋五十戶。估價值銀自數十兩至數百兩不等。分別造冊送府及領事官存案。本年二

月初四日。英國領事官佛禮賜將地價折費兩項。分立匯  
票二紙。由府發交署德化縣知縣胡長芝照票支取。轉給  
業戶收領。限二十日拆移。其房屋價銀由各業戶自赴佛  
領事處領取。旋因地基四址西北兩面界止江干。東南兩  
面與民基交界。該紳民等慮及界限不分。恐有轉轉。稟候  
面商佛領事於二月十五日覆勘。當用長繩牽直以清界  
址。並令各業戶按照牽直之繩。挖溝砌牆。即可各管各業。  
十七日業戶居民遵照挖溝。英人見而向阻。彼此互相爭  
執。英人放槍恐嚇。致槍子中傷夏順元店夥趙成武。並鐵  
器毆傷民人王士元。經該府縣前往彈壓。驗明傷痕。一面

親至佛領事處詢問何故爭毆。據稱該地原量深六十丈。兩頭寬窄不符。西邊窄處計粗五丈。經該國水師官佈姓量租。已將界石移過。該店民現照先立石椿分界。實不足一百五十畝之數。所遺五丈界內店屋八所。前未估價。今願另估租價。照給佈姓亦被人拾石擲傷手背等語。查驗屬實。現飭地方官督同在事紳董將所短五丈界內業戶各開租價。送交佛領事處。尚未議妥成交。其受傷之趙成武等。亦據英人廷賢調治。並將槍子取出。當不致於斃命等情。由饒九道定議。會同前護道蔡錦春稟報前來。且伏查上年得郡量地訂界之際。固有遊勇滋擾。難免息

促完事。所得寬窄不符。短少五七。恐非無因。飭令該地方官紳逐一清理。並將基地房屋妥為租定。以杜後弊。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四月己未。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上海被匪窺伺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二日寄

諭。近復據英法兩國往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釁等因。欽此。竊臣膠庠重寄。不能早籌一旅。連於蘇境。致蘇省紳士迫於大熱水深。為此不擇之呼籲。皆且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然臣前此

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蘇常則不可者。蓋亦有故。曰。訖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縱立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為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借作借行。以今日之賊勢。度巨處之兵力。若洋人遽爾進攻金陵蘇常。巨處實無會勦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尚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曾國荃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反覆籌維。竟無大枝助旅。與之會勦。致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遘。

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觀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



責有專歸。啓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苟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既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倩書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譏議騰於遠近。羞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致他人但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尤以無兵會勦為大恥。

諭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勦。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接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釁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遣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

某阻。或來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逆亂。殆亦天亡孽逆之會也。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尚無會勦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至貽譏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

諭旨。加意拊循。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

江蘇巡撫薛煥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中國借外國兵力。原屬一時權宜之計。等因。欽此。伏念臣自咸豐十年上海解圍之後。訓練兵丁。招募壯勇。年餘以來。

大小數百戰。賊之不能直逼城下。未嘗不賴有堵截之師。此增兵之計。實時事所萬不容已也。自蘇浙紳士有借兵助勦之議。似將恃以無恐。兼署蘇藩司蘇松太道吳煦。遂謂洋人之兵。為賊所畏。與其以餉養兵。不如以餉養夷。詎知洋人之向背。視我之強弱為轉移。我之兵力不厚。則彼之視我必輕。有欲借其力而不能者。甯波卽前車之鑒也。且以為借助之說既行。則防範之師尤亟。張軍威卽所以尊。

國體。正不憚與眾議相違。茲蒙

聖諭指示深微。且亟當勉策諸軍。努力自強。以冀外間之兵樂為

相助。至於華爾約同英法兩國將士。攻破高橋蕭塘賊壘。力辭官軍協助。意在獨顯其功。且仍令各營出隊。為之聲援。截賊兜抄之路。及王家寺龍珠卷之仗。各營呈驗俘馘。及受傷士卒。均經查明屬實。故法國提督卜羅德回軍抵滬。曾為臣言。在防兵勇不乏能戰之人。華爾陷陣衝鋒。實為諸軍之冠。且屢戒其恃勇輕敵。且每戰必飭官軍策應。以仰體保全護惜之。

鴻恩。其所教習之常勝軍。初止二百餘名。以次暫增至千餘人。操練實極認真。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已就各營兵勇陸續選派。吳煦亦有添募壯勇。一並交

令教練約計共得三千人。察其才力亦止於此。過多即恐不能盡精矣。抑臣更有鯁鯁過計。不敢不為我

皇上敬陳之者。華爾係美利堅屬部人。由吳煦與新授蘇松糧道楊坊雇募教習中國兵勇。若第令練成勁旅。歸我調遣。其法實為盡善。自本年正月有迎旗濱辰山天馬山兩戰之捷。吳煦等以其願伍中國臣民。具稟乃請保奏。臣思勦賊需才。猛將難得。是以壘經據稟。願懇

恩施。然臣竊窺華爾近日漸覺志滿氣驕。隱然以常勝軍為己所部。進止自為主持。每遇出隊。不能如官軍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羈勒之意。且每戰必求重賞。豁整亦未易盈。外國

人嗜利好勝。積習固然。但性與人殊。心尤難測。且本不敢保其始終如一。惟當嚴為裁制。化其桀驁不馴。萬一所部遇知。恐有尾大不掉之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籌借助洋兵。攻勦常蘇等處賊匪。並薛煥奏。借兵助勦情形各摺片。所奏均中窺要。洞悉利弊。此事旬成。暨十年冬間。因俄法各國有撥兵勦賊之請。經恭親王等悉心籌議。詳陳窒礙難行之處。業經密請停止。昨因蘇州紳士潘曾瑛航海來京。向總理衙門訴稱鄉間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遵籌規復。念其航海遠來。不忍拂其所請。爰諭總理衙門妥為籌商。詳究利害。經該衙門告知該紳士洋兵

邊勦蘇常。必須中國有兵相隨為主。縱使洋兵能自備糧餉。我軍亦須將軍餉寬籌。方能與之同力合作。不至半途而廢。况洋兵於遠途險易。均未熟悉。是否能悉聽中國官兵進止。將來蘇常克復後。四面皆賊。恐何駐守。若得而復失。更為中外笑柄。以上各節。令該紳士回滬後。詳細籌畫。必得事事周密。方可稟請該大臣等舉行。原以該紳士等未能深悉洋人性情。恐一時冒昧圖功。致多窒礙。茲據曾國藩。薛煥所奏意見。適符。是此事之不可行。實與恭親王等所議略同。且現在洋兵在滬。僅止數千名。若大隊進勦蘇常。則滬上又形空虛。元英國公使議及借兵助勦蘇常。以為借兵攻克城池。則主容易位。復患必多。此等言

話。總緣中國以誠相孚。彼始肯傾心吐露。並非有意推法。惟法  
國仍執前年之議。請前往勦賊。第法國雖性情好勝。然英國如  
不願前往。則法國亦斷不能獨主其事。該紳士潘曾瑋等迫於  
不得已。祇計目前之利。未遑計及後患。此時李鴻章方帶兵到  
滬。自應仍與英法之兵力等守滬。以保餉源。但法國曾有願帶  
兵入江助勦之語。恐其冒昧前往。不可不防。曾國藩所稱務必  
相讓。敗必相救。實能以恩信相孚。若隨時酌量辦理。以期周妥。  
至華爾一軍。因其高能得力。諭令添募。茲據薛煥奏稱。察其才  
力。亦不過能帶三千人。且漸覺志滿氣驕。恐然以常勝軍為己  
所部。進止自為主持。每戰必求重賞。是其屢勝之後。漸形驕恣。



不可不豫為裁制。以潛消其尾大不掉之患。現在李鴻章所帶湘勇到滬。即可將滬上各營力加整頓。不必專藉華爾之軍方能勦賊。若薛燾李鴻章酌量情形。如果兵力已敷。堵剿即可無須再添。以杜後患。

薛燾又奏。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從上海英國領事館內。送到比利時國使臣包禮士照會一件。據稱奉使抵滬。屬臣約期會晤。臣隨予以函覆。訂於十六日相見。屆期該使臣率同領事繕譯等官至。臣行館。復面遞照會一件。據稱擬即北上。議立和約。屬臣先行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臣督同蘇松太道吳煦與之接談。包禮士自稱比利

時因在歐羅巴部落與英吉利為姻婭之邦。伊奉國主界以全權。派至中華進求。請照各國立約通商等語。當即答以臣係辦理各口通商事務大臣。凡有中外交涉事件。職應商辦。比利時國已在中土貿易有年。一切均屬相安。現在應與無約諸邦。照舊通商。固無須另立條約。更未便率請進京。該使臣謂銜命東來。未能專擅。事須入都定議。難以在滬共商。經臣開導再三。伊仍堅執前說。臣復對切辯論。始促代為具奏。暫住上海。祇候

諭旨。臣察該使臣之意。恃有強鄰。頗存奢望。而辭氣尚屬平順。不得不稍示羈縻。憶臣曾任蘇松太道。係咸豐七年。其時上

海未有比利時國通商。八年大學士桂良前尚書花沙納等在海接得該國使臣怡姓照會。桂良等以現係專辦英法美三國事務。此外各國仍應由廣東總辦五口通商大臣奏請辦理。當將原文由臣送英國領事轉寄住粵之比利時領事查收。茲因使臣請見飭據蘇松太道吳煦錄案稟覆。聲明該國係於九年春間來滬通商。另錄該國使臣怡姓照會一件。內敘道光二十五年六月曾奉粵省知會准在五口通商。現入新增各口。請將天津所與英法兩國之美舉。暨日後獲益之事。該國亦得與及。或另由全權大臣商立條約等語。此件未註年月日期。參覈各案。似係成

豐九年二月進到。三月何桂清以首經奉

命授為五口大臣。廣東文卷未到。俟後查明該國通商原案。再給  
照會。到由吳煦先行照會該國在滬領事。塔本轉報怡使  
知照。九月復接怡使照會。以新聞各口該國應立新約。一  
體准行。各國復有受惠。該國亦應同沾。並指請三條。一條  
該國大小官員商民。眷屬船隻貨物。約與列國同視。一條  
定立和約後。以十年為度。一條和約議定。須請用

寶。在上海互換等情。何桂清復以新聞各口。美國雖已換約。尚未  
開辦新章。英法二國均未定議。應俟三國章程定妥。照章  
開市之際。再當代為陳奏。請將該國仍照道光二十五年

此案鈔發三國章程。在通商各口一律貿易聽候。

諭旨進行。毋庸另立條約等語。查包禮士面遞照會。內敘英清准與別國相同一語。表與何桂清照覆怡使文索不符。此與咸豐十年二月接到照會所稱一切概行同例之語同義。想因外洋文字。以意揣譯。致與照覆原文歧異。該國使臣疊次來文。均以立約為請。何桂清允以奏請。仍照成案鈔發章程。且復查粵省錄送道光二十五年奏准比利時國通商原案。遵

旨頒發英法美五口通商章程。自係英國之十五條。法國之三十條。美國之三十四條。此次仍循舊章辦理。俾在新增各

口通市尚待

聖主恩施。惟各國新約內有外國使臣住京。內地游歷通商等事。均未便頒發該國。殊覺事多窒礙。至該國前請三條。直自居於大國。故進京立約之念甚堅。包禮士經臣力阻北行。遂促代為陳奏。暫在上海候

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比利時國使臣來滬投遞照會。懇請換約一摺。據稱比利時國公使包禮士自稱奉伊國主之命。派至中華。進京請立約通商。經薛煥再三力阻北行。始允在滬候旨等語。比利時國於九年間在滬投遞照會。懇求通商。經何

往清照覆。其事並未具奏。故國係法蘭西屬國。通商各事。理應附於法國名下。辦理。該公使所稱與英國為姻婭之邦。其意即擬援上年布路斯國之例。擅自換約。已飭總理衙門告知法國。在京公使。力為攔阻。並著薛煥妥為開導。告以該國既允在各口通商。毋庸另立條約。如該公使必求立約為據。即照上年布路斯國之例辦理。斷不能與英法相同。此時該國換約與否。於大體並無增損。惟允行太易。則恐得步進步。翻多咄責。不可不稍為操縱。以防其弊。著薛煥酌量情形。妥為籌辦。俟該公使必欲來津。務告以上年布國換約。係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薛煥亦係辦理通商大臣。事權相同。在津允行者。在港亦可主

持。毋須違涉重洋。如此剴切。攔阻。不令北行。方為妥善。故大臣責無旁貸。務當悉心籌酌。不可意存諉卸。所有布路斯國條約。已飭總理衙門於日內函寄。該大臣即照此量為增損。斷不可大有出入。

庚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軍機處交出湖南巡撫毛鴻賓奏。湖南茶葉落地稅礙難徵收。請照通商條款出口土貨。由第一口徵收。子稅原案。通飭各省一例辦理一摺。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去冬戶部於議覆廣東巡撫覺羅耆齡奏抽收茶葉落地稅以



補短徵關稅釐金指內。因該撫所請茶莊抽收落地稅。係由行戶輸納。事在商販未經交易之先。既與關稅無干。亦與卡釐無涉。止須行戶與業戶取與相安。則輸將必當踴躍。所定大箱徵銀一兩四錢。二五箱徵銀七錢。茶胚每百斤徵銀一兩四錢。果能經理得宜。不致棧價累高。所徵落地稅銀。彙解司庫。以充省餉。協餉。於經費不無裨益。惟各省情形不同。請

飭各該督撫。詳細查明各本省產茶及設立茶莊處所。妥籌章程。奏明辦理。通行各省遵照在案。今據湖南巡撫毛鴻賓奏稱。該省自咸豐六年辦理茶捐。洋莊紅茶。除山戶釐金外。

經茶商採做成箱者。每箱收銀六錢。咸豐十一年添設東  
征釐局。加收三錢。積年辦理無異等因。戶部查該撫所奏  
自係實在情形。故省既經辦理茶捐。若再收落地稅。恐民  
力有所不逮。自應仍照舊章辦理茶捐。實力徵收。隨時報  
部。以期上裨。

國保。下便商民。且華商應收茶捐。以及關稅釐卡。均應照例  
徵收。原與洋商無涉。至所請以洋商茶捐改充子稅。應歸  
湖南徵收等語。總理衙門查所奏雖為該省籌濟軍餉起  
見。第查與現在各關徵收洋稅。原次章程不符。覆查臣等  
會議兩湖督臣官文。及該撫條陳內江洋稅章程。曾經奏

請

訪令官文督同赫德妥為籌議在案。查官文身任兩湖總督。湖南係其兼轄。所有該撫請將洋商茶捐改充于稅。在湖南徵收一節。應請

飭下官文歸入現議長江章程案內。一併妥議。惟須詳細講求。通盤籌畫。既須有裨課款。更宜無背善後條約。尤不可因一隅之利。遂置各處稅務全局於不顧。總之有利無弊。經久可行。方為至善。

御批。依議。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向來外國與中國糾

理事事件。其公使皆有全權便宜等字官銜。故於中國會辦大臣。亦必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銜者。方肯與之商辦。上年布路斯國來津。懇請通商。奉

旨派臣崇綸會同臣崇厚商辦。臣崇綸赴津時。因恐該國請加全權等字樣。曾經奏明於

諭旨內。敬謹摘錄。將全權等字加入。給與該國公使閱看。在案。今薛煥辦理比利時國事件。且等仍擬請比照前案。給發

上諭一道。將薛煥加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字樣。寄文薛煥遵行。  
仍

飭下薛煥此件如可不用。即毋庸議。因恐屆時往返聲請。致稽時

○是以豫為之計。

御批依議。

諭內閣。頭品頂帶辦理五口通商大臣薛煥。著即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比利時國通商事務。

前任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日伏讀三月初八日

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摺內所請各節。均著依議行等因。欽此。及讀該衙門原奏。法國條約內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語。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革除。嗣後如

修新例。不再增刊。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刪去。仍將條款寬  
免字樣改為革除等語。伏思此例已寬免矣。該國必欲改  
為革除。此其心為何心。該國之所爭者。蓋國體也。臣思他  
事可從。茲事看似無關緊要。而斷不可從。固之所以為國。  
事在此等處。務告以和約已定。現在不可更改。如其可改。  
則亦可渝。明示以約之當持。隱示以守之不易。該國知不  
可干。自必退沮。如謂該國現在上海幫同打仗。豈此尚不  
可從。則薛煥之奏不可恃。其中當有別情。若謂該國竟肯  
出力。則合兩國之兵力。何難破除此賊。非徒報勝仗而已。  
茲事雖屬已往。將來類此者。竟恐尚多。竊願堅持和約。以

我其志。否則志不可厭。將必要求無窮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戊辰江蘇巡撫薛煥奏。蘇松太道吳煦。蘇松糧道楊坊。前與副將銜華爾。約同英法提督商訂會攻嘉定之舉。因雨稍阻師期。臣先已分檄同知周士濬。副將熊兆周等。各出隊伍會合進攻南翔。以為西兵先導。即令規取嘉定。另派參將姜德督隊進攻羅店。參將李恆嵩督隊進攻青浦。以牽賊勢。周士濬。熊兆周。即於三月二十七日會督將弁。星夜拔隊馳抵南翔。賊不出巢迎敵。我軍火器齊發。該逆登時敗退。各將弁率隊乘勝衝擊。踰濠而進。遂將賊營焚毀。

生奪獲賊卡一座。擊斃賊匪多名。進奔直抵鎮外鶴種山賊營。逆眾死力堅守。英法將弁帶兵行抵南翔。適鶴種山賊營出三騎至鎮窺探。當即擊斃兩賊。二十七日。西兵赴鶴種山進攻。炸彈間至五六十。而賊不潰逃。亦不出拒。西兵以賊壘寂無聲息。疑其先已潛逃。遂與官軍齊進。直逼滾橋。拒該逆火器驟發。英國兵頭一人受傷甚重。中國勇丁傷亡共十餘人。當即為全收隊回軍南翔。且人派知府李慶琛等馳赴南翔督陣。三十日。華爾帝領常勝軍亦至。四月初一日。西兵會同常勝軍進攻賊壘。屬李慶琛派隊接應後路。該員當將銳勇德勇及周士濂熊北周等所



部分為四軍。以次紮定。復某馬親赴賊營之前。見西兵與常勝軍分為三隊。頻聞大砲。竟賊無算。餘匪素營向西竄。逃。官軍即偕西兵鼓行前進。直抵嘉定城外。隸南關三里。而營參將姜德。三月三十日。掃平羅店賊壘。且現又飛飭各將領會同西兵奮勇進攻。並添派弁兵馳赴嘉定助陣。此次各營兵勇多已派出。上海頗覺空虛。幸福吏廷是卸。遣缺道李鴻章統領勁旅已到四千餘人。紀律精嚴。軍威壯盛。李鴻章以此軍甫經抵滬。尚未熟悉徑途。暫為休息。現於南門外築營。上海賴以保障。人心安定。

薛煥入奏。據嘉定隨營委員候補州同葛颯。李等先後稟

得英法二國將士會同各起官兵。並帝勝軍將嘉定縣城。四面合圍。西兵攻南門。帝勝軍攻西門。官兵分攻東北二門。同時並舉。力攻兩時之久。西兵首先登城。遂於四月初三日卯時克復。西兵現在城中。搭捕餘匪。官軍沿城分路。截殺等情。飛報前來。臣卽檄飭知府李慶琛等酌留兵勇守城。並各率所部乘勝進攻太倉。一面飛飭參將李恆嵩。力攻青浦。以期次第恢復各城。

銜內閣薛煥春。官軍約會英法將士。將南翔羅店賊壘掃平。並克復嘉定縣城各摺片。據稱三月二十七等日。經薛煥派隊會合英法兩國之兵。進攻南翔。賊眾出寨迎敵。我軍火器齊發。該逆

登時敗逃。各將弁乘勝窮追而逃。遂將賊營焚燬。並奪獲賊卡一座。擊斃逆多名。迨至鎮外鶴樓山逆營。死力堅守。英法兩國將士督隊與官軍齊進。直衝牆濠。投逆火器驟發。英國帶兵官受傷。四月初一日。官軍會同英法兩國之兵及常勝軍分隊進剿。四月初三日。克復嘉定縣城。辦理尚屬得手。英國帶兵官受傷。並著薛煥加意存問。傳旨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善官軍約會英法將士規取嘉定縣城。先將南翔羅店賊壘掃平。並派隊圍攻青浦情形。一摺。中外諸軍合力規取嘉定。李恆嵩等現已圍攻青浦。李慶琛等進攻太倉。江南軍務頗有起色。李鴻章統帶勁旅。已有四千餘人到。

池聲勢不為不壯。若即與薛煥專商調度。分路進攻。再本日已諭知曾國藩所有辦理通商事務之欵。差大臣關防。毋庸該大臣管理。即著薛煥接收。以專責成。

辛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軍機處交出伊犁將軍常清奏。接准俄國來文。請暫在阿克蘇通商。礙難照准。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第六條內載。試行貿易。喀什噶爾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在喀什噶爾。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房。聖堂等地。以便俄國商人居住。並給與設立墳塋之地。並照伊犁塔爾

巴哈台給與空曠之地一塊。以便牧放牲畜等語。是條約所載。回疆南北各城。僅止喀什噶爾及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准俄國商人貿易。其餘無論何城。條約內均無准令俄商前往貿易明文。况阿克蘇為回疆咽喉重地。東界庫車。西界烏什。南界葉爾羌。北界冰嶺。實為往來通衢。向無外國人前往貿易。今俄國居住伊犁之區。蘇勒藉口喀什噶爾地方時有不靖。遽請暫在阿克蘇通商。實屬恣意存嘗試。願違條約。若不設法阻止。俄人得步進步。將來任意求在各城通商。且恐不止阿克蘇一處。不可不杜其漸。且等因。於接到伊犁將軍知照後。即照會俄國住京之巴留捷

允責其違背條約。實非允准去後。被據獲得此事。尚未接  
本國來文。但兩國貿易。原為彼此利益而設。若喀什噶爾  
實不安靜。該處貿易不能得利。阿克蘇情形較好。惟新聞  
貿易之事。伊犁區蘇勒不能擅行辦理等語。是該國雖不  
肯遽以區蘇勒所請為非。但既有不能擅行辦理之語。則  
未敢遽行堅持。亦可概見。現已密行知照阿克蘇大臣嚴  
飭所屬一體訪查防範。如有俄商到阿克蘇地方。意欲違  
約通商。即告以條約內並無阿克蘇通商明文。新聞貿易  
之事。區蘇勒亦不能擅行辦理。務須婉為開導。勿令與本  
處商民貿易。如該大臣及伊犁將軍等果能設法阻止。俾

知違約之事。為難允行。商人心無希冀。則該國任某公使。亦不至再來饒舌。如果邊疆辦理得宜。此事當可作為罷論。

御批  
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准伊犁將軍宗室常清咨稱。現接准俄國居住伊犁之匡蘇勒官咨稱。前准我們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劉劭按照條約在喀什噶爾通商。初欲妥為辦理。今我們上司以為喀什噶爾地方彼處不肖之人時常作亂。是以特與我劉劭先為咨行貴處酌量。請暫在阿克蘇通商。

等語。咨呈本衙門彙辦前來。本衙門查喀什噶爾地方近來安堵照常。並無不肖之人作亂。如貴國商民前往照約通商。定獲利益。如貴國商人現在不願前往。儘可從緩辦理。至於阿克蘇本係邊站地方。售貨無幾。故一應貨物。則運至喀什噶爾。近則分販伊犁及塔爾巴哈台。其在阿克蘇開設鋪面。常川貿易者。甚屬寥寥。該處既無可通之商。又非條約內應行通商之區。應由貴大臣飭知伊犁臣蘇勒官。毋庸令商人前往阿克蘇。以符原約。再貴大臣時常言及中國各省大吏。不肯按照條約辦事。節經本衙門嚴飭各省遵照條約。不得違背。今貴國居住伊犁之臣蘇



勒官請在阿克蘇通商。實與條約不符。似此違約而行。以後實難責各省大吏違約之咎。是以本衙門深願謹守條約。不願責國商人違約到阿克蘇通商。尚望貴大臣一同守約。則兩國和好之美意。愈昭矣。為此照會。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據貴王大臣照會前來。查喀什噶爾貿易暫改阿克蘇一節。本大臣尚未接本國來文。現在未便詳悉照覆。但本大臣查覈兩國貿易。原為彼此利益而設。但只所有通商之處。必須安靜方能辦理。乃本國臣蘇勒大臣所稱在喀什噶爾不安靜。是實在情形。此外若以阿克蘇地

方情形較好。貿易較便。本國已擬將貿易暫改該處。則兩  
國人民均有裨益。又查本國以有數次和約自能中華各  
處貿易。經有新開貿易之事。並不能謂有違和約。更因伊  
華匪蘇勒。或本國他人皆不能擅行辦理。是以該匪蘇勒  
大臣將辦阿克蘇通商。已先照會

貴國將軍會商方妥。復查和約內載喀什噶爾貿易等語。此  
語並無不准另赴他處貿易之意。乃他處貿易方便較多  
矣。所稱貴王大臣不願本國商人前往阿克蘇貿易等語。  
本大臣不明其故。若竟以和約未載阿克蘇之故。俟後本  
大臣與貴王大臣會行商酌辦理亦可。相應照覆貴王大

臣可也。

乙亥。江蘇巡撫薛煥奏。據蘇松太道吳恩。蘇松糧道楊坊。會同稟報。進攻嘉定之役。前經該道等商令副將銜美國人華爾。轉約英法二國提督。舉辦。英國派兵二十餘名。法國派兵八百餘名。華爾派常勝軍一千四百名。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先後進攻南翔。並調徐家匯法國兵官。帶領演習洋砲之中國兵勇助戰。二十九日起。該鎮北市鶴橋山賊營攻勦。猝難得手。當即回軍。三十日華爾馳至。與英法兵官往閱形勢。見賊營牆堅濠闊。鹿角數重。逆眾萬餘。守之。適阻進兵嘉定之路。四月初一日。華爾與西兵直逼賊。

營。連放炸彈大礮數十次。其始賊猶堅匿。繼則驚潰竄逃。主將賊營掃平。官兵追奔逐北。從此鼓行無阻。是夜連拔馬陸駐軍。初二日中外各軍直薄嘉定城下。於東西南三面各築礮臺。既高且廣。初三日寅刻英法二國之兵環列南門。迨至東門。常勝軍環列西門。各開大礮轟城。該逆初尚回擊。旋因炸彈猛烈。煙燄蔽天。賊遂驚惶突開北門。思逃。知府李慶琛。先將官軍各隊豫為派定。該員及同知周士濂等紮北門外。副將熊兆周等紮東門外。並各分兵按段設伏。賊之出城。聞炮聲。經李慶琛會督各將領率隊截勦。伏兵處聲齊起。血膏鋒刃屍積郊原。維時英法二

圍兵弁來。屢聲接續。冒煙豎梯八架。從南門首先登城。華爾亦率常勝軍從西門登城。見賊奮擊。即開西門。令隊伍入城。仍閉關堵守。在城搭索。計殺賊一千餘名。生擒二千餘名。救出男女難民二千餘名。起獲軍械米糧馬匹甚多。城外各官兵分路截殺。復斬賊二千餘級。生擒一千餘名。嘉定縣城。卽於是日卯時克復。英法將士之功居最。而常勝軍亞之。各將領部勒官兵在城外分路截殺。人人用命。芟匪甚多。惟復城功。自應歸美泰西。庶使遠人克堅助順之誠。彌戴。

國家懷柔之德。

薛煥又奏。臣欲奉寄

諭。據奏華爾勇往直前。異常得力。西人喜功好勝。以得中國紅頂  
為榮等因。欽此。伏查洋人華爾練成洋槍勇隊。由松江出軍兩  
捷。蘇松太道吳煦謂其願隸中國。改用服色。且語以是否  
真情。該道力保華爾傾心向化。出力非常。稟請奏懇

賞給四品翎頂。華爾仰荷

隆施。尚未更易服色。據吳煦稟稱。該洋人。以一時驟改衣冠。恐為  
西人訛指。有俟進兵蘇州。必當易服而往之語。微窺其意。  
似請請到將銜奉

旨。復定即更易等情。具覆前來。茲已欽奉

諭旨。華爾仍未服。亦未獲。該洋人克復嘉定後。即赴松江。臣  
責令吳煦察看能否感激領受。據該道面稟。現與蘇松糧  
道楊方會商。俟該洋人來滬再為開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查明克復嘉定詳細情形。並派兵  
進攻太倉。及華爾未曾薙髮各摺片。覽奏均悉。克復嘉定縣城。  
前已降旨。令薛煥等查明出力獎敘矣。此時若再將英法各國  
兵將降旨嘉獎。恐漸至市德於我。更形驕恣。俟青浦克復。再行  
宣布其助順之美。庶不至漫無限制。進攻青浦。既借英法弁兵  
之力。則現復太倉。必須專派官軍前往。不至事事借力於人。為  
所輕視。李鴻章所部各軍。業已到滬兩旬。足資休息。如已訓練

精齊。卽著派令出隊。一鼓作氣。克復太倉。非獨賊匪畏我軍威。卽英法之兵。亦當為之震懾。所謂先聲奪人。行軍要務。必須妥善機宜。以期必勝。華爾於賞加副將後。仍未薙髮易服。其不交鋒。未已。可概見。惟現在既用其力。不得不於裁制之中。仍寓羈縻之意。著薛燦。李鴻章。酌量相機辦理。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擘前奏籌議會勘西疆界址事宜。遵照議覆。分為四段。周查約在兩路會議等因。一摺。奉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嗣准文行。以擘擬請與添派科布多大臣錫霖。於六月十五日前至阿拉坦淖爾地方。在北路起止之處。據圖會議等因。鈔錄原奏。恭錄。



諭旨。飛咨道照前來。當經聲明。謹以總理衙門與俄國住京使臣  
擬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並自塔爾巴哈台會齊  
員弁分往會勘。未免多勞往返。不如於會勘地界處起或  
止之處會齊。易於集事。各層收入照會。鈐用。

欽差關防。咨送塔爾巴哈台參贊明緒等列銜。加鈐該處參贊印  
信。照會塔爾巴哈台領事官。轉行西志畢爾衙門。速交該  
國分界大臣。於前定六月十五日之期。照約辦理。以免臨  
時參差。致誤事機。並即知照各城大臣。照辦去後。旋准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天下全圖。伊犁回疆圖各一張。並  
今將照繪三分。咨送伊犁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各城將軍。

大臣遵照各飭米出委員先期分赴履勘。據圖表准中外毗連之山勢河道地名。俟與俄國會議事竣。再將新定邊界設卡立碑處所。逐一詳細繪圖。駐說經分咨呈總理各國衙門農林等情。咨在案。奉次第遵照辦理。業已飭令烏里雅蘇台委員等於三月下旬赴本境一帶地面。照依領到與圖詳核該國條約所指沙賓達巴哈。與何項蒙古遊牧毗連。而卡外之唐努烏梁海。是否與俄羅斯各不相屬。若與圖備載山勢河道地名稍有疑似不清之處。確實更改。俾無訛錯。以便據與會議。奉自應先期由烏里雅蘇台起程。前至沙賓達巴哈。及唐努烏梁海一帶地方。會同科

布多大臣錫賽。復行督同兩城委員。按圖復葺。守候俄使會談。庶免失信於外夷。

戊寅。江蘇巡撫薛煥奏。據西兵隨營委員候補州同葛繩孝稟稱。英法二國將士與常勝軍並各兵勇。於四月十四日寅刻。進薄青浦城下。連施大砲。卯刻轟開城垣。由西門攻入。隨將縣城克復等情。飛報前來。臣當即檄飭李恆嵩等。酌留兵勇駐守。並派水陸隊伍前赴趙屯港口兩岸紮立大營。堵截蘇州崑山逆賊來路。兼圍進取。以期次第恢復各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詳煥奏。克復青浦大概情形。覽奏均悉。此

次英法二國將吉奧華爾會克青浦。自可乘勝進攻。惟英法二國勦賊。流弊滋多。即華爾亦有不受羈勒之意。該大臣歷次所陳。實能洞中窳要。現在連復嘉定青浦。兵費等項。是否不至要索。該國將士。擬由何路進攻。仍著薛煥安為駕馭。前因該大臣不諳軍務。辦理年餘。毫無成效。第念其辦理外國事務。力持大體。頗合機宜。仍畀以通商重任。該大臣由知縣不數年間。起擢封圻。疊被臺諫。叅劾。略其疵類。復膺顯職。自當感激厚恩。力圖報效。所有借兵勦賊各事。斷不可稍存膜視。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四月初十日。在軍機處交出王茂蔭片奏一件。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王茂蔭所奏。但告以和約不可改。該國自然退沮等語。持論極正。若果能一斥。卽退。自足以止貪詐而杜要求。惟臣等與外國辦事年餘。無論正語婉言。該國無不多方狡執。王茂蔭所奏。乃局外據理而談。非目擊情形之論也。至所稱該國所爭在國體等語。查該國尚知爭國體。豈臣等不知尊國體。謂今日更改數字為有關國體。豈從前和約之立。反無關國體。無如自道光二十年各國肆擾以來。各省封疆大吏。撫馭失宜。將帥諸臣。勦辦乏術。以致滋蔓難圖。遂有成豐十年八月

偏近

京邑之事不得已權從撫議以顧大局。今各國兵船商船布列江海各口。外洋公使混跡都城。挾其無厭之願以肆要求。使恃臣等口舌維持。其有關於國體較此倍徒什百。暗為消弭者不知凡幾。而口舌不能爭。因之彼此反顏者亦非一次。雖未必遽致決裂。然犬羊之性無常。萬一持之過嚴。因而生釁。則中國之力不足以制之。內患未平。外侮又作。彼時雖治臣等以撫馭無狀之罪。而天下事已不可問矣。臣等所以不敢不稍寬銜。未以示異慮者。實由於此。所得外國勦勦不可恃等語。臣等亦不敢謂勦勦必可恃也。特恐我不與之聯絡。懼為賊用。其害更不可勝言。况蘇省

紳士屢以借洋人勦賊。函請江蘇巡撫薛煥代奏。嗣又據薛煥疊奏。外國合攻屢獲勝仗。曾國藩亦稱外國與髮逆現已構釁。兩不相下。機會難得。此中冀幸之私。在曾國藩亦不能勉。凡此皆臣下不得已之苦衷。並非事事聽命於外國也。總之辦理外國之事。非恐決裂。卽涉遷就。勢本難以兩全。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實未敢因遷遷就之機。致蹈決裂之害。區區下忱。局外不能盡知。臣等亦不必求人之知。惟冀與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勦力。擒秦和表。夫卧薪嘗膽之忱。籌富國強兵之策。一二年後。將各省賊匪悉行掃蕩。俾普天阜土重慶昇平。則海外么麼。自必不敢輕視。譬

人之身。正氣充而邪自不入矣。若目前辦理。惟有於要求無厭之中。設法稍加抑制。使之暫得相安。不致別生枝節。俟中國元氣少充。再圖控馭之策。所謂能自勝乃能勝人者此也。謹此披瀝下忱。將現在勢處萬難之實在情形。繕摺密陳。

御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等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具奏。擬請分為兩路勘辦等語。奉旨示覆前來。等因。遵將承准各情。業經照會俄國居住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轉行俄國西悉畢爾衙門。遞交



該國分界大臣屆期分路前往。並咨呈伊犁將軍。轉飭委員哈布齊賢。帶同添派各員。即於三月中旬。遠赴本境。周查在案。茲查現屆領隊大臣創查南北各卡倫之期。除咨飭令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帶同各委員。已於三月十八日起程。於查各卡倫之便。順赴勒布什。齊桑。淖爾一帶地方。先將本境周查擬定圖說。呈請咨准。一俟俄國將派來分界大臣起程日期。並該俄使約在西北兩路何處會齊。會後知會前來時。等再行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珠等。以便如期前往會辦。等亦按期前至巴依舍吉里克地方。與哈布齊賢約俄使在西路適中起止之處。據圖會

議。伏查上年努與明故奉

命會辦西疆交界事宜。明設於五月馳抵塔爾巴哈台。於七月間  
俄國派柯米雜爾官二員前來。努等與之接見。惟該柯米  
雜爾官言詞種種欺蒙。殊多誣詐。且據該區蘇勒官呈來  
草圖一張。努與明按公同閱看。大概其意不在北邊地界。  
總在多占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之界。實為收服塔爾克  
布魯特之計。將來兩路會議之時。諒北邊不致多費唇舌。  
似可易於迅速成事。惟查該國條約所指特穆爾圖淖爾。  
則在伊犁境內。至於齊桑淖爾。則明明在塔爾巴哈台輝  
邁拉危三處卡倫之內。故圖公然約在此處議分。心存欺

混。已可概見。等。等。屆期前往約俄使會議。若照前約自此  
議分。即將我國原設之卡倫被其包入。但如指明不許其  
自此議分。該國必得以條約既定為詞。不克就舌。以此揆  
之。是會議西界尤重於北界。尤慮夷情無厭。得寸思尺。不  
可不豫防其漸。等。惟。有。於。會。議。時。與。之。據。圖。理。論。如。其。通  
情。和。訂。不。能。不。預。示。包。容。償。任。意。侵。占。自。不。可。漫。無。裁。抑。  
止。得。審。時。度。勢。悉。心。籌。畫。妥。為。辦。理。斷。不。敢。稍。涉。草。率。以

冀仰副

聖主安邊社稷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庚辰。河南道監察御史曾瑞均奏。夫人心存巨測。宜審防範。咸豐十年。夷人撲犯都城。以彼騎悍之氣。當我渙散之餘。進而取之。固自易易。而終以議和了局者。蓋知我外兵尚盛。疆域尚廣。恐據之未必能守。故將計就計。自為轉圜。然其心豈須臾忘吞噬哉。三國之情。英夷心在專據利源。法夷心在收拾人心。俄夷心在侵占疆土。三者各出其深謀。詭計以圖我。而我坐受其困矣。現在諸夷伏處京師。似無所為。而其深險性成。往往密圖一事。善之數年。乃至機發。頓見有一發而莫可禦者。惟宜豫為防維。俄夷議定。今夏赴塔爾巴哈台定界。其意所啟。俾諒非明瞭等所能以

口舌爭。惟定界之徵。宜防其別啟釁端。又國蠶食。東三省兵丁。勿輕抽調。以為留防該夷之備。英夷所定稅則。兩湖江蘇。多言其不侵。奉天豆利。又為所踞。宜

飭各將軍督撫。妥籌另議。撤稅章程。去其太甚。以留一錢利源。其入江勦賊之說。萬不足信。惟就曾國藩所云。祇用以保守上海。亦宜

飭沿江統兵大臣。暗中防其勾結。至法夷之傳教。壞人心術。喪人康軀。在潛移默化之中。其機尤隱。而彌毒。其株生折到諸害。已見湖南之徵文。江西拆毀房屋。同伸義憤。前奉

旨。令代賠修。恐眾越難化。奸民藉為亂階。迨至眾人倡亂。彼時欲

抑夷以順民。固有所不能。將欲抑民以順夷。亦有所不可。  
勢必至於兩窮。且以該夷雖悍。斷無不畏民之為難者。相  
慮。皆

昔飭下江西湖南各撫臣。來此人心沟沟之時。即以民心不服。肇  
其聽聞。此二省如能阻止。不令傳教。該夷於他處亦將廢  
無思返。其維繫人心。正非淺鮮。

善學末卷之五